

金門學叢刊

KM002



# 金門島地采風

總策畫／陳水在

總編輯／楊樹清

總校訂／龔鵬程

主編／楊再平

## 漢影雲根



李錫隆●著



《金門學》叢刊 KM002

---

# 金門島地采風

---



李錫隆／著

---

金門島地采風 / 李錫隆文. 圖. -- 第一版. --  
臺北縣永和市：稻田，民85  
面；公分. -- (金門學叢刊；KM002)  
ISBN 957-9503-32-X (平裝)

1. 福建省金門縣 - 社會生活與風俗 2. 福建省金門縣 - 古蹟

673.19/205.4

85006658

《金門學》叢刊 KM002

## 金門島地采風

著 者：李錫隆  
攝影：李錫隆、倪國炎、許能麗、楊水詠、李錫回  
總策畫：陳水在（金門縣長）  
總校訂：龔鵬程（佛光大學校長）  
總編輯：楊樹清（金門報導社社長）  
主 編：楊再平（金門觀光協會總幹事）  
發行人：孫鈴珠  
出版：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5339 號  
地址：台北縣永和市永安街 4 巷 8 號--F  
電話：（02）9262805  
傳 真：（02）9249942  
郵 撥：1635922-2 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分色製版：長城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7 樓  
印刷：鴻展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 2 弄 3 號  
出版日期：1996 年（民國 85 年）7 月 第一版第一刷

定 價：2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金門宗族聚落之美。



造型獨特的「三孔井」為金門僅見，集風水、地理、民俗於神妙。







十八棟二進大厝組合而成的金沙山后村，寫下了「有山后富、無山后厝」民居驚奇。



金門各姓宗祠一百六十座，是中原各氏族後裔開發金門，筆路藍縷與尋根孝思精神之所繫。



金門宗祠正門立有花崗石材質的一對石鼓，具有鎮祠避邪的意義。

廟宇興安，金門善男信女配合「雙春、雙雨水」以最虔誠之心「追龍」，祈求神龍開眼。



《金門學》叢刊總序(一)

# 金門。空中起百代文章

◎陳水在

金門雖為蕞爾島地，自古文治武功卻蜚聲遐邇。先民自晉時中原板蕩，避五胡入浯關壑；唐時設監牧馬，成為戰騎供應地；宋時朱熹主簿過化，文風興盛，歷代人才輩出；明末鄭軍據島抗清，並為轉進台灣驅荷之跳板，現時又為戰役紀念國家公園文化聖地。草關迄今，凡一千六百餘年，歷代姓族之移入，匯聚諸多中華燦爛文化。

上下古今，金門人文之奇，金門賢聚（厝）出身的明尚書盧若騰在《募建太武寺疏》中說：「若夫人世之內，海上之奇稱者，我浯而外無兩焉。」浯就是浯洲金門。金門文武二山，太武山「蜿蜒起伏，挺為巨巖，尊嚴莊重之勢，不屑與翠阜蒼巒爭妍絮秀」，所以自古即為紫陽過化，人文淵藪，歷史顯宦及名儒輩出之地。

金門的發源可上溯於晉，歷唐宋而入版圖，因南宋朱熹任同安主簿，兩度來金講學，設「燕南書院」於燕南山（今古區太文山麓），而有文風。明洪武二十年，守正千戶周德興設金門守禦千戶所，築金門城，與廈門城相呼應，從此浯洲稱金門。由於位居我國東南，地勢險要，明清時期以還，即為嘉禾、泉南之捍門，台灣、澎湖之鎖鑰。因此，自古以來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



且鍾靈毓秀，屏藩天造，雖迭經人爲和天然的浩劫，仍然留下爲數可觀歷史足跡和珍貴的文化資產。

古蹟、建學、文物、語言、風俗是歷史文化的見證，也是先民活動的紀錄，縱觀中國大歷史的演變，台灣首五大姓陳、林、李、許、蔡之第一位渡台開基者，全係由金門過海徙來。「開台進士」鄭用錫、「開澎進士」蔡廷蘭均爲金門人，足可佐證金門乃中華文化傳衍到台、澎，及至南洋一帶的中繼站。

在歷史的洪流中，透過時間的考驗、空間的改造以及人事的變易，金門就像一顆越磨越光的寶石，在不斷的歷練中，綻放著歷史的光芒。然而，社會環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使原本台閩一家的文化淵源，逐漸被漠視與淡忘；現代金門的戰爭結構，淹沒了金門的人文主軸。實則，金門力量的拓展與延伸，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如此深刻緊密地纏結爲一體；金門的魅力，不僅顯現在「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軍事面，更彰顯於「空中起百代文章」的人文面。

金門自晉元帝建武（西元三一七年）發跡以還，留下難以計數的歷史之奇、人文之美，金門，其實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縮影本。值此金門開基一千六百餘年，建縣八十周年之際，倡導「文化立縣」的金門縣政府與民間學者、出版社共同合作推動《金門學》叢刊的出版問世，充份發掘研究、整合金門的歷史，地理、民俗、語言、文物，期能呈現金門「傳統與現代」、「戰爭與和平」、「政治與人文」、「島嶼與國際」、「古蹟與環保」的金門全貌。

《金門學》叢刊的編輯理念，建構於全球「島嶼文化」的蔚爲風潮，以及李登輝總統「生命共同體」、「社區主義」、「文化造產」的實踐；藉由這套書的出版，讓我們爲金門舊日的榮名，表達感恩之心，也爲金門坦磊光明的明天，馨香祝禱。

（陳水在，金門第一屆民選縣長，《金門學》叢刊總策畫）

《金門學》叢刊總序(二)

# 金門。天地間的清音

◎龔鵬程

一九九〇年前我赴海南島開會，討論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後來海南島的朋友們綜合我的一些建議，提出了一個《海南學》的觀念和架構，積極推動。迄今已編輯了若干史料，出版了幾種專著，辦過幾次國際研討會了。

在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向楊樹清先生介紹了《海南學》的發展。他大感興趣，覺得他的家鄉似乎更具有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的條件，開始鼓吹成立《金門學》。

的確，金門的歷史及其特殊地位，是無與倫比的。晉朝時即有衣冠南渡於此，唐朝闢地牧馬，宋朝以後，文教日昌，朱熹曾來講學，聲華赫赫，有「海濱鄒魯」之稱。不僅居民以中原宗族社會及生活習俗自負，且歷代出過四十三位進士，有「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的美譽。這樣的人文成就，可說全國罕見。

但文化的島，也是一座飽歷滄桑的島。居住在島上的人，有許多是歷經東晉、南宋中原亂離而蹈海避秦於此地的。可是自明朝起，海寇即常在此出沒。明末鄭成功則以此為復興基地。鄭成功移墾台灣以後，清朝經營了一陣，又為日本所據。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再收歸版圖。乃不旋踵，國府南遷，金門竟成反攻前哨，鐵與血，重新雕塑著金門的面容，「海上仙洲」的舊名，遂漸漸

隱入歷史的煙硝中。

歷經四十多年戰火的洗禮，金門現在又將成爲一座新型態的國家公園了。戰史、民俗、人文、糖和酒，構築混融出特殊迷人的姿態，格外值得探究。

而金門長期與南洋互動的關聯，在這個新海洋時代，也是應予特別注意的。

區域史原本是國史的基礎，可是現今區域研究事實上又已超越了國家歷史的範疇。通過金門，我們更可以看見南太平洋複雜的政經文化族羣國際關係。

這樣的島嶼，這樣的條件，自然足以發展成一門內涵豐富的《金門學》。在這門學科中，除了編輯整理有關金門的史料，呼籲各界重視並研究金門、關心金門的前途以外，更探討金門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發展金門的觀點。《金門學》，不但應鼓勵世界各地學者專家文士藝師來研究金門，也當以金門的角度，形成金門的文化觀、歷史觀、世界觀，來和各界對話。在這樣的研究中，逐漸形成這門學科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視野延伸向歷史，也伸展向未來。

換言之，所謂《金門學》，並不僅具有一種緬懷鄉土、擁抱歷史的意涵，並不只是金門人思鄉情緒的表現而已。它具有深遠厚實的客觀學術意義，未來必能在學術領域上表現它不可忽視的潛力。

現在這種意義和潛力，經楊樹清鼓吹，金門縣長陳水在促成，李赫先生支持推動，已經在世人面前顯露了它初生的啼聲，讓我們聽見了天地間一個不可漠視的清音，我們一齊來傾聽吧！（龔鵬程，師大文學博士，佛光大學校長，《金門學》叢刊總校訂）



《金門學》叢刊總序(三)

# 金門。大歷史下的一頁驚奇

◎楊樹清

金門，真是一塊難以描述、謎樣般的海島。

金門地理位置是「中國大陸福建南部廈門島之東」，土地面積150.45平方公里，西元一九九五年的居民人口數約47,000人之譜。

這樣一塊孤懸海上的蕞爾小島，很難相信，金門開基迄今已歷1677年之久。

打開中國發跡史，也不難讀出一頁屬於金門的驚奇。

晉元帝建武年間（西元三一七年），金門已出現人煙，中原多故，義民逃居金門（舊稱浯洲），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八〇三年），牧馬監陳淵率十二姓開墾金門。

後唐閩帝永和元年（西元九三五年），置同安縣，金門直屬。凡山川海島，不科徵稅。

宋，太平興國元年（西元九七六年），島民有了輸納戶鈔。熙豐間開始立都圖。嘉定十年，真德秀知泉州府，曾經略料羅戰船。咸淳年間，復稅，弓丈量田畝，給養馬。靖康變後，宋室南渡，泉州人紛到金門設堰築埭，劃海為田。宋末，元兵順江東

下，帝昺溺海，一般志士遺民不甘被虜，相率南奔，金門也成了一塊避居地。朱熹任同安主簿，至金門設燕南書院，教化金門子民，致往後人文蔚起。

元，大德元年（西元一二九七年），建浯洲場，徵鹽。至大六年置管勾司。至正二年，改為同令司。

明，金門仍屬同安縣，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改鹽場司為踏石司，再改為鹽課司。洪武二十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明末，鄭成功據金門，隆武二年（西元一六四六年），清破福州，鄭成功會明朝文武舊僚於金門烈嶼吳山，訂盟復明。永曆十八年，清兵佔據金廈兩島，焚屋毀城，金門一度成為廢墟。永曆二十八年，耿精忠據閩反清，金門士卒多人台支援，鄭成功之子鄭經鎮守金門。永曆三十三年，清兵在料羅灣與鄭軍展開追逐戰，鄭經退守台澎。

清，康熙十九年，清兵入主金門，沿用明制隸金門於同安，置金門鎮總兵官，轄中、左、右三營。康熙二十二年以後，被迫遷徙到內地的島民回到金門。雍正元年，置浯洲鹽場大使，十二年後移同安縣丞駐金門。乾隆三十一年，縣丞移灌口，以晉江安海通判移駐，四十年通判移馬巷，金門田賦歸馬巷廳分徵，四十五年復設縣丞。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廈門闢為商埠，金門人大量湧向南洋謀生。同治七年，撤裁金門鎮，改置協鎮副將及中軍都司。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民軍光復金廈，成立臨時民政廳。

中華民國四年，金門設立縣治。日據時代，日本以一中隊駐守金門，迫島民種植鴉片及土法構築機場。縣府遷大埕，三十八年，大陸棄守，國軍於金門設防衛部，是年十月二十五日，爆發古寧戰役。四十五年，金門「實驗戰地政務」化身軍管區，福建省政府被迫遷台。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四十四天內，中共砲擊，面積僅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羣共承受了474,910發砲彈，平

均每平方公尺的土地落彈四發，密度之高，世界絕無僅有，使近代史上金門成了「軍事」的代名詞……。

金門一千六百年可概分為「難民時期」、「人文時期」、「軍事時期」、「開放時期」四大屬性。金門受朱子教化，歷代出了四十三名進士、一百三十餘舉人，科甲之盛冠於全國，而寫下「人文金門」的驚奇。然自滿清入關以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隊退守，金門的「人文氣質」已為「軍事特質」所淹沒。

翻開金門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金門海濱撮土耳。惟自宋以還，昉辟薦、登科第、起歲貢而育黌者，彬羣秀，甲於上都，文風之盛，夙稱於時。」這樣的記載絕對「信而有徵」。溯自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即兩度到金門講學，在金門燕南山設燕南書院，並於觀風金門時說：「此日山林，即他日儒林。」受朱熹教化，明代至清代，金門科甲冠冕十方，人文薈萃，留下諸多像「一榜五進」、「八鯉渡江」、「父子進士」、「金門無地不開花」等讀書佳話。一千六百年來，歷代金門共出了四十三位進士，其中以文官占多數，因而也留下許多藝文存目，使得古稱浯洲的金門，人人都以「貴島」論之，擁有「海濱鄒魯」的盛名。

探索金門文學作品，宋代丘葵著有《周禮全書》、《釣磯詩集》等十餘種。明代邵應魁著有《榕齊射法詩稿》，洪受著有《四書易經從正錄》、《滄海紀遺》，陳廷佐著有《山房學步詩集》，蔡復一著有《督黔疏草》、《遜庵全集》，蔡貴易著有《清白堂詩文集》，許獬著有《四書合喙鳴》、《叢青軒詩文集》、《九九草》等，盧若騰著有《留庵詩文集》、《島上閒情偶寄》等。清代，盧弼吾著有《戲餘草》，林文湘著有《醑釀山房詩文集》，林焜熿著有《宮閨詩話》、《竹畦筆塵》等，林樹梅著有《嘯雲文鈔》、《嘯雲鐵筆》等。

從這張最早的金門文人「書目」可以回想得到，古金門士林碩望，文苑名流，比肩接踵，有以經學見重，有以制藝蜚聲翰

苑，有長於經濟而湛詩賦，有精於政事而擅文章，真可說是人文鼎盛，猗歟盛哉，若用一句白話「文學的金門」來形容，應也不為過。

今人龔鵬程論金門，曰：

——金門，是個很難以描述的海島。

——這個孤懸廈門外海的小島，曾有海盜來往，但也有大儒駐足；土地荒瘠，耕稼不易，卻又文風鼎盛；僻處南方，而竟遍地高粱，宛若北邊；迭經戰亂，反造就了一座海上公園的迷人風光……諸如此類矛盾的形象錯綜交疊，展現了金門特殊的魅力。

——這個魅力，不僅顯示在金門的歷史面，也顯示在金門的人文面。

——從歷史來說，金門的開闢，起源於東晉五胡亂華。所以，金門事實上就是六朝神話傳說裡的「仙鄉」，和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意義相同。唐代之後，金門成為海外開發的基地。不論是自然移民於南洋的「僑鄉」，還是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據點，都同樣顯示了金門力量的拓展與延伸，金門成為逃秦和抗暴的綜合體，仙鄉隱遯的神話，轉而有了生機盎然的精神。

——從人文面來說，可能從沒有一個地方人文傳統與軍事力量，如此深刻緊密地纏結為一體了。金門的古老屋舍、街坊、廟祠，色彩豐富、造形絕美；對歷史的關懷和對文字的崇拜，也是台灣社會所久已佚忘的。至於整個社會坐者歌而行者舞，居習相親，穆然古風，更讓人歆羨。

如今，透過《金門學》叢刊的出版問世，我們期待全方位呈現金門與台灣、大陸、南洋的親密關係又有著不相同的社會體制與文化條件，讓世人建立對金門文化上的尊重、關懷、吸引與了解，也讓金門可以在自己特殊的歷史、地理、地位與思考中，真正深入本身的文化體質中探索新的可能。

（楊樹清，《金門報導》社長，《金門學》叢刊總編輯）



# 醒來吧，沈睡中的在地知識份子

——《金門島地采風》讀後

金門是一塊夢土。早期，從台灣島各地被徵召來此服兵役的年青人，相信在此已經留下了無數對自己人生未來的憧憬。今天，許多像我這樣偶爾到金門一遊的台灣客，也很快地就會在古蹟聚落風獅爺中墜入歷史的迴廊，如夢如幻般沈沒在歷史圖像的蜃樓裡。這種對於逝去的傳統、地方和人文的耽溺，最容易在金門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中獲得滿足。錫隆兄這本《金門島地采風》精采地將這些事物透過文字的魅力充分展現出來，期待讀者從中捉摸金門傳統的點點滴滴，進一步感染金門的古味與酒香。

懷舊也是一種情感的昇華與發洩，似乎特別適合我們這些文人和文化工作者的生活習性，甚至有時候希望這些事事物物可以在變遷的潮流中被凍結起來，隨時可以拿出來把玩。事實上，這是不可能，也是不完全合理的想法。處在這種矛盾的現實中，我們也有責任去思考一條出路，如何讓這些傳統的保留，在生活中有它的實質意義與價值，讓歷史和社會的主角——地方和社區的居民，從實際生活的價值觀中自發地結合起來，永續下去。

理想主義如果缺乏合理的社會環境條件來具體化，最後仍然會使這種理想產生內在的矛盾，而受到批判。我們需要更多像錫隆兄這樣的文人，能夠殘存在現實的行政體系中，繼續拚命要讓理想成為事實，讓理念植根於土地上，讓夢想實現在社區共同體中，也使過去融化在當代的時空生態中，成為一個永續性的存

在。兩三年來，這種具有基進實踐的社會思想已經逐漸散佈滲透到台灣各地的文化工作者身上，為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重新出發帶來生機。閱讀錫隆兄這本鄉土懷舊大作，心中充滿著澎湃的思緒，也像早期橫渡黑水溝的浪潮，期待能夠驚濤拍岸，喚醒諸多沈醉中、沈睡中的在地知識份子。讓我們對台灣這片美麗國土的翻土耕耘不會氣餒，讓我們對台灣社會改造的希望不會落空。

陳其南於宜蘭  
一九九六·七·四